

該死的裕仁

(本文插圖刊第10頁)

● 陳 杰 (旅美歷史學家)

縱容日軍殘酷暴行

日皇裕仁罹患惡疾，奄奄一息，老命已臨死亡邊緣。消息傳出，不數日，英國報章銷路廣大之太陽報及每日星報，都分別撰文評論。不待其千古歸道山，先來一個「蓋棺論定」，痛斥其惡貫滿盈，在第二次大戰中所犯滔天罪行。同時埋怨此一蓋世魔王，未受戰爭罪犯懲處，讓其活到八十七歲，面對公理，確是一大諷刺！

大戰結束，一眨眼倏經四十多年，英國輿論如此反應，必然出之有因，大非無的放矢瞎擊。究其原因，不外歸罪日本皇軍倒行逆施，於太平洋戰爭中，違反人性，不遵守國際公法，對香港、新加坡、緬甸、馬來亞等地投降英軍，及手無寸鐵英籍非戰鬥員男女，施予極不人道之虐待與殘殺，其慘酷甚於德國納粹之迫害猶太人。英人男女及兒童死於新加坡集中營的，就有一萬二千四百多人。裕仁統御下的皇軍，當年佔地攻城，耀武揚威，任意屠殺、強姦、掠奪，無惡不作的暴行，位居統帥無不洞悉。但他趾高氣揚，居然不稍加約束，何況侵略戰爭是在其命令指揮下進

行，自難辭其咎。

按日皇裕仁，自一九二六年登基，統治日本已六十二年。其間身為帝國最高統帥，大權獨攬，握有神權兼統治權及掌握和戰權，集威權於一身至為明顯。假如他是一位有德行愛好和平的君主，領導軍民圖謀帝國之富強，就不應該存心侵略，聽任軍國主義勢力一直擴張，步步向鄰邦中國進逼，且採取實際軍事行動侵略。就地理及文化歷史觀點來說，中日兩國，同文同種，有其文化背景淵源，況乎彼此具有安定亞洲和平力量，唇齒相依，在關係上不可謂不密切。若彼輩執政者有遠大眼光，大家互相提攜，建立睦鄰友好關係，共同攜手合作，來維護及促進此一地區之和平與繁榮，這麼一來，慘酷流血之戰爭，大可避免發生。惟引為不幸者，日皇並非愛好和平厚道君子，在其縱容扶植下，剽悍好戰軍閥，早即虎視眈眈，垂涎中國領土。舐糠及米，食髓知味，得寸進尺，一手破壞和平，因而有一九三一年侵略中國東北之「九一八」事變發生。

迨一九三七年，又製造口實，發動「七七」蘆溝橋事變，進兵宛平城。蠶食中國，由華北而

華中、華南，勢非達到其徹底征服中國目的，決不肯罷休。我國為救亡圖存，軍民奮起抵抗。由是引發了長期戰爭。更不幸者，日本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，復以迅雷不及掩耳行動，偷襲美國珍珠港。同時出動海陸空軍，進攻南洋羣島，為亞太地區，帶來了空前未有之大災禍。

當年日皇裕仁既為帝國軍政主宰人物，遣兵入侵我國疆土與進犯南洋羣島，每一軍事行動，無不經他點頭核准。尤其親自頒下詔書，對英美宣戰，可知渠在戰爭中扮演何種角色。吾人指責日皇裕仁為頭號戰爭罪犯，均有事證可考，毫無枉屈。可是令人不可思議者，以所謂政治考慮為理由，中美兩國竟主張保留天皇制度，對裕仁庇而護之，向不提其罪孽；輕易放他一馬，亦不列入戰犯名單受審判，如此這般，真是有欠公道。不少研究中國外交史學者，莫不以國府及美國處理日本政策出現紕繆而激憤。

美國作家 D. BERGAMINI，在論日皇著作一書中 (JAPAN, S. IMPERIAL CONSPIRACY)，即揭露日皇於第二次大戰中，不獨發號施令，又籌劃指揮，並親自下作戰命令。由種

種事實下定論，罪證確鑿，站在法理上，豈容日皇裕仁狡辯託辭搪塞推諉，逃避戰爭責任？

毫無人性茶毒生靈

一九七五年九月，日皇訪美前後，分別接見各國記者團，當時有美國新聞週刊駐日特派員，向日皇裕仁發問如下：「陛下在終止戰爭，曾經扮演重要角色，但有人指你亦曾參加開戰決策，你如何答辯？」日皇答稱：「結束戰爭，因內閣意見不一致，故由本人自作主張決定。至於大戰前及開戰，一切行動，均為內閣之所決定」。觀乎此訪問對話，裕仁躲躲閃閃，回答戰爭責任問題，確難自圓其說。一九二五年六月，日本曾與世界各國，共同在日內瓦簽訂禁止使用毒氣及細菌公約，結果日本竟首先違背該公約，在中國戰場使用了毒氣，以致三萬七千中國人傷亡（消息來自美國最近公開文件）。

一九三二年，日本皇軍建立「七三一」部隊細菌實驗中心於中國吉林省哈爾濱郊區，以三千中國人作實驗，結果無一活命倖存。茶毒生靈，失人性、無人道，莫此為甚！

據新近朝日新聞披露，被塵封數十年密件，有關當年日軍在中國建立生化武器之細菌實驗中心，已有了更大規模而且更驚人發現。該密件提及陸軍軍醫學校防疫研究報告書，共有六十一大冊，標明時間自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四年。其中二十冊蓋有「祕」字印章。這報告書，涉及侵華戰爭期間，日軍細菌部隊有關組織暨活動，並記錄製造細菌（霍亂菌、鼠疫菌、河豚毒）技術。

其中引人注目者，為一九四〇年二月三十日，在陸軍軍醫學校舉行醫藥學會中，該七三一部隊主腦人物石井四郎之演講記錄。記載繼關東軍在哈爾濱，設立細菌武器機構之後，在日軍佔領地區之大學醫院，由華北至華南，普遍設置同類機構，命名「防疫給水部」，規模之大，遠過於「七三一」部隊。這些文件，據云是曾任七三一部隊石井四郎之助手內藤利一所保存。在他死後，其家人將存書售於書坊，日本小說家山中恆氏，即在東京一家舊書店購得。

血債一筆勾消內幕

據亞洲週刊特稿報導稱，日本瀨戶內海一小島（大久島），素來顯為人知，在這小島上，曾建立工廠，祕密製造殺人毒氣，於一九二九年開始，至太平洋戰爭結束才停工。該廠共有工人五千名，分三班日以繼夜工作。此島佔地七十一公頃，人煙稀少。這工廠專門製造窒息氣、催淚氣、嘔吐氣、神經氣及致命芥子氣和水疱氣六種。有一日本軍曹，名谷菅靜夫，曾坦白承認中日戰爭進行中，一九四〇年攻打湖北宜昌時，他奉命扔過一枚嘔吐氣彈。

日軍進犯中國，在寧波、金華、衢州亦都先後投下鼠疫菌及跳蚤菌，造成了莫大災害。這一恐怖製造毒氣機構，於日本投降前夕，加以破壞毀滅，不留痕迹。而製毒氣與細菌資料，聞於投降時奉送美國，作為不追究刑責的交換條件，因此戰後在東京舉行之軍法審訊，製造毒氣罪行，一直未有提訴受審。

話說回來，當年日軍製造生化武器，使用毒氣細菌於中國戰場，直接受害者，便是炎黃子孫。為了日本軍閥發動侵略戰爭，導致我國官兵抵抗侵略，三百萬人壯烈犧牲，而死傷民衆三千萬人，尚有衆多旅居南洋羣島華僑被殺害，死於日本皇軍武士刀下及鎗砲下。這一筆倍大人命債，及公私財產損失（包括被搜刮財物），無可估計之財產債，迄今猶未償還。

追憶已往歷史，甲午之戰，我國敗於日本，強迫訂馬關條約，被勒索賠償軍費兩萬萬兩。贖回遼東半島，又被榨取三千萬兩。義和團事件，我國賠款四億五千萬兩，日本分沾三千七百九十三萬一千兩。光就這三筆強取豪奪不義之財，總計達二萬萬六千七百九十三萬一千兩。打败仗要賠款，八年抗戰，人命財產損失這麼大，既託原子的福，打了勝仗，竟分文不要，慷老百姓之慨，反而自動放棄應得賠償，宣示以德報怨，血債一筆勾銷。索賠權利，怎可私下一笑泯恩仇，不了而了之？查以德報怨決策，事前未得國民大會認可通過，事後又未獲追認，這樣自作主張，自動放棄國家應得權利，顯然於法不合。

傳聞抗戰勝利，宣示化敵為友，以德報怨，其中另有文章，並非如此單純。有人透露中日曾有君子協定，由私人祕密交易，苟真有這麼一回事，放棄索賠，出賣全民利益，這與抗戰期間，行政院簡任祕書黃秋岳之出賣「封鎖長江」，相差祇是伯仲之間。所謂「君子協訂，祕密交易」，虛實有待治史學者專家發掘查證，但希望無此足以遺臭萬年醜事，沾污神聖輝煌戰史。